



合川人評注聊齋 馮鎮劼比肩金聖嘆

□蘭夢寧

“寫鬼寫妖高人一等，刺貪刺虐入骨三分。”郭沫若曾這樣評價《聊齋志異》。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撰写的《聊齋志異》將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，由此也引來眾多文學評論名家點評，其中《聊齋志異：馮鎮劼批評本》以其生平之明晰、評點之豐實、見解之独到，最為學界之看重。馮鎮劼對《聊齋志異》的批注，一度被推為文言小說評論之最，他在文學批評史上與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金聖嘆齊名。

馮鎮劼何許人也？據清末著名歷史學家張森楷編纂的《民國新修合川縣志》記載：馮鎮劼（1760年—1830年），字遠邨，州西里沙魚橋人；父良弼，自有傳；鎮劼少承家業，又從其舅荀桓學作文法，勤謹深思，究心經史，好客喜游，耽於吟詠；以詩古文詞見稱於時，與同邑張乃孚、楊士鏞、彭世儀齊名，號為“合陽四子”，後出任四川清溪縣（今漢源縣）訓導20年，卒於任上。

（一）幼承儒學

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馮鎮劼出生在四川合州（今重慶市合川區）西里沙魚橋柿子溝一戶耕讀家庭，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，尤以詩詞古文見稱於時。其文才雖好，可惜考運不佳。據《合川縣志》記載，其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入諸生籍，即在21歲時取得了秀才資格，可謂“風華正茂、書生意氣”。但後來屢試不中，直到1792年32歲時才考中舉人。在會試的路上，他同樣走得極其艱辛，從32歲一直考到50歲，在近20年的時間里，數次進京會試均錄羽而歸。無奈之下，參加了由吏部主持的大挑選官（清朝針對會試沒有考中的舉人，由吏部據其身體形貌進行挑選，一等以知縣用，二等以教職用），經過挑選，馮鎮劼以大挑二等的身份出任教職。

（二）丕振文風

清嘉慶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馮鎮劼出任，初選華陽、廣安，皆以文牒小謬被部駁。後出任清溪縣（現四川漢源縣）訓導（明清時期，府、州、縣儒學的輔助教職），掌管一縣的教育事務。50歲的馮鎮劼，初到清溪，觸目驚心，“地瘠民貧，風俗凋敝”，且“缺文學，尤清苦”。

馮鎮劼秉承儒家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理念，面對“道不傳”“文學缺”的窘境，他積極奔走呼號，終於在清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創建了頗負盛名的峽山書院（今漢源一中的前身）。馮鎮劼親筆撰寫了《峽山書院始事記略》《峽山書院上梁文》兩篇文章。峽山書院的落成，開啟了清溪文教聖殿的大門，自是之後清溪文風為之一振，峽山書院走出的舉人、秀才不勝枚舉。而今，漢源一中的內校名仍懸掛“峽山書院”匾額，漢源一中的廣場上依然矗立著馮鎮劼的雕像。

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馮鎮劼三次考滿循例截取廣東龍門知縣，赴任途中因病卒，時年71歲。翌年，家人將其靈柩接回，葬於合川祖塋。

（三）筆耕不輟

《合川縣志》記載，馮鎮劼“凡在管訓課之日，皆是其著作之日”。在教育管理工作之餘，馮鎮劼筆耕不輟，相繼寫下了《紅椒山房筆記》《晴云山房詩文集》《片云詩話》《黎雅詩話》等，著述之豐“匯集牛腰大卷六十餘冊，所著詩文凡數十萬言”，內容涵蓋廣泛。

他的學生荀培初，在詩文《晴云山房詩文集》序言中稱：“遠邨（馮鎮劼字遠邨）學養深厚，肆力著述，凡天地造化、人物典章、五方風土、樂律兵陣、水利江防、釋典地理、讖緯術數，靡不搜集記錄。”

但遺憾的是，馮鎮劼去世後其著作大都散佚。據《合川縣志》記載，其孫馮元祖撰《紅椒山房筆記》等，謁重慶府知府王夢庚請序，夢庚序之曰：“余入蜀即耳合陽馮遠邨名，知其好學深思，沉博淹貫。受而循讀之有如顧長康從山陰道上，千岩萬壑，竟秀爭流，應接不暇；有如趙簡子夢之帝所，與百神游，聆鈞天廣樂，九奏萬舞，洋洋盈耳，總無俗響；又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，渾脫瀾瀾頓挫，獨出冠時，壯其蔚跂……”

後來，馮元祖將馮鎮劼著作收集刻書合訂為《晴云山房全集》，現珍藏於國家圖書館。

（四）評注聊齋

在馮鎮劼眾多的著作中，最有分量的是其對《聊

《聊齋志異：馮鎮劼批評本》
(請圖片作者與本報聯繫)



峽山書院

齋志異》的評注，此書填補了明清文言小說批評的空白。《聊齋志異：馮鎮劼批評本》經整理後，於2011年由岳麓書社出版發行。

馮鎮劼為何評注《聊齋志異》？原因大概有三：一是馮鎮劼推崇《聊齋志異》的文學藝術，其在《讀聊齋雜說》中說：“先生此書，議論純正，筆端變化，一生精力所聚，有意作文，非徒紀事。”二是他與蒲松齡都屬於才氣豐贍的文学家，且兩人的生平經歷相似。三是受人之請，清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在其到漢源任職的第八個年頭，他的宗弟寄來《聊齋志異》一部請他批注。馮鎮劼對批注極其用心：“每飯後、酒後、夢後，雨天、晴天、花天，或好友談後，或遠游初歸，輒筆數行，皆獨具會心。”“識其文章之妙，窺其用意之微，得其性情之正，服其議論之公，此變化氣質，陶成心術第一書也。”馮鎮劼將《聊齋志異》推崇為變化氣質，陶冶心靈的最佳之作。

他認為《聊齋志異》的妙處，在於文章技法高超和故事中反映出來的忠孝節義的教化作用。“予即以當《左傳》看《聊齋志異》，得其解者方可與之讀千古奇書。”馮鎮劼多次將該書與《左傳》《漢書》等史書相比較，認為它繼承了這些優秀史書的微妙筆法。最終，他得出結論：“若以蒲松齡之才，修一代之史，如迂、金、元、明諸家，握管編排，必駕乎其上。”

（五）思想宏遠

據《合川縣志》記載，馮鎮劼的詩文聯語眾多。

他寫下《釣魚城懷古》：“半壁東南竟陸沉，魚山一壑枕江潯。孤城遠抱中原勢，百戰還堅壯士心。胡騎北來秦棧急，羽書西結蜀雲深，英雄往事知多少，漠漠寒空烟雨林。”

也曾題清溪郭外亭楹聯：“一發中原，喜風生瀚海，雪耀冰天，縱橫幾萬里，車蓋馬駢，若士若官，若工若賈，忙碌碌何時得閒，且共担夫小座；半壁絕塞，考北來名臣，南征健將，上下數千年，文經武緯，曰漢曰唐，曰宋曰明，去悠悠轉瞬即過，好聽山鳥長評。”

還有題峽山書院對聯：“道德衍虞夏商周，問誰為先生弟子；文章傳漢魏唐宋，待汝作理學名臣。”

從這些詩文聯語中，可以領略到馮鎮劼的深厚文學素養、深邃宏遠思想及其素樸潔淨的人生感悟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合川區文聯副主席)

江津1802年建縣史 樂城縣是源頭

□龐國翔

在江津這片富饒、美麗的土地上，最早設置的縣級政權不是江州縣，更不是江陽縣，而是樂城縣。從設置樂城縣起，到江州縣、江陽縣、江津縣、江津市，到現在的江津區，已有1802年的建縣歷史。江津，不愧為歷史悠久、人文厚重的文化名城。

漢武帝時，朝廷將全國分為13個州部（相當於現在的省），州下設郡，郡下設縣。當時所設的益州，轄地大概為今四川的大部和雲、貴、陝比鄰的部分地區。東漢末期，益州下設9郡，當時的江津屬益州的巴郡，名為江州縣。

三國時期，蜀漢政權對益州郡縣建置作了大規模調整並增設郡縣，益州由9郡增至24郡，增設的縣則更多。其中，巴郡於章武年間（221—223年）增設樂城、常安二縣。“分江州縣西境置樂城縣”，樂城縣就在現在的江津一帶，但轄地比現在的江津區大得多，大致管轄今江津區、璧山區、永川區所屬區域及榮昌區部分區域。這是江津單獨設縣的開始，也是一件大事。延熙十七年（254年），劉禪調整蜀國的行政區劃，撤銷樂城縣，樂城縣地回歸到巴郡江州縣。樂城縣在歷史上只存了34年時間（221—254年）。

為何說樂城舊縣在現在的江津境內？

首先，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載：江陽郡符縣東二百里，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5年）治安樂水會（今合江縣），而“東接巴（郡）樂城南，水通平羌縣”。江陽郡今之瀘州，符縣今之合江縣，安樂水即今之赤水河——從此地理方位上，說明樂城在今天江津境內。

其次，《寰宇通志》載：重慶府古樂城縣，在巴縣西南——江津正是巴縣西南，樂城縣正是今天江津境。

此外，1992年出版的《重慶市志》“第一卷·大事記”上，有“三國蜀漢章武年間置常安（治今長壽縣關鎮附近）、樂城（今江津縣油溪）兩縣，屬巴郡。蜀後主延熙十七年（254年）撤銷。該志書在“建置沿革”篇中有同樣的記載。2020年出版的《重慶市志》（綜合卷）的“建置沿革”篇中，有巴郡新增樂城縣和常安縣的記載，所記載樂城縣的縣治是在重慶市江津區境內。1998年由重慶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輯出版的《重慶建置沿革》中，也有相同的記載。

如此看來，古樂城縣在今之江津境內，是不爭的史實。但樂城縣縣治在江津什麼地方卻有兩種說法：一說在今天的油溪鎮，另一說在今天的龍門灘。

史學家劉琳教授據《華陽國志校注》認為：樂城縣內有樂城溪，樂城溪就是發源于今璧山縣南流的璧南河。樂城縣治在璧南河尾，即是今天的油溪鎮。另《方輿紀要》卷六十九云：江津城西三十里有樂城溪，注入大江。劉琳認為：從地理位置上看，樂城溪即是今天的油溪河，故樂城縣縣治在油溪鎮內。

而史學家鄧少琴則認為，樂城縣縣治在龍門灘。《方輿紀要》記載：江津縣城西有樂城溪，流入大江，因有樂城溪，縣因城名，城因溪名。鄧少琴還說：最早的《江津縣志》（明朝中期版本）中，有江津地圖，地圖上就有樂城溪的標注。這是一條小溪，在今天的龍門灘附近注入長江。清乾隆版本的《江津縣志》又記載：樂城灘在龍門灘下。這與明代的《江津縣志》中的地圖吻合。雖相隔200多年，但圖文一致。樂城溪至今還在，只是人們簡稱為樂溪。

我們常說：江津有1500多年的歷史。其實這是不準確的。這1500多年的算法是從南齊永明五年（487年）今江津境內設江州縣（縣治樂溪口）的時間開始算起的。這種算法割斷了樂城縣建置的歷史。歷史長河流過，河床永遠都在，樂城縣仍是江津建縣的源頭。所以說，江津至今有著1802年的歷史。

(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作協主席)



《華陽國志》